

警官教育出版社

正义邪恶大搏杀

全国特

I25

贵州图书馆

正 义 邪 恶 大 搏 杀

——全国特案要案纪实

《人民公安报》副刊部编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167 号

书 名:正义邪恶大搏杀

编 者:《人民公安报》副刊部

责任编辑:晓 行

封面设计:辉 煌

出版发行: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西城木樨地北里副 2 号 100038)

制 版:保定市长江电脑印刷服务中心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二二五工厂

版 次:199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5.5

开 本:(787×1092)毫米 16 开本

字 数:100 千字

印 数:1—15000 册

ISBN7—81027—298—5/D·146

定 价:3.00 元

内 容 简 介

当国门对外开放,出国成为某些人一步登天的美梦之时,境内外的不法分子就以组织偷渡为手段,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他们或者伪造护照签证,或者直接以金钱轰击国门,甚至开辟了一条条通往异域的秘密通道,他们能得逞吗?国外真是天堂吗?但愿《国门惊梦》能惊醒更多异想天开的人们。

报警!报警!报警!五个月来,龙口市发生了一系列奸杀少女案,被害者“衣服被剥光,双手被衣带或绳子反捆;乳房均被咬烂……”令人闻之色变、痛恨切齿。这个性变态杀人狂是谁?他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请看《奸杀少女的变态狂》。

两个年仅六七岁的漂亮而聪明的女童,结伴去上学,却至晚未归,遍寻不见,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在芭米地里发现了被奸杀的尸首,景象惨不忍睹。夜间的大雨破坏了现场。几经周折,多方查证,终于捕获了这《劫色的哑巴》。

卖淫、嫖娼,正如毒瘤一样扩散开来,有的妓女甚至说:“当科长,当局长,不如床上躺一躺;七级工,八级工,不如裤带松一松。”请看:《大潮中的沉滓》。

那已久违了的毒品,如今又幽灵般地在中华大地上蔓延,成为“甚于核武器攻击的‘第三次鸦片战争’”,打败的将是几代人几亿人,甚至连一些戒毒、肃毒的英雄也被毒品打得翻身落马,成了“战俘”。读罢《跨世纪戒毒战》、《一个禁毒官员的手记》,你认为这场战争将如何结局?

两年扒手略施小技,在火车站售票厅窃得一只棕色旅行包。二人比赛喝酒,以酒量定出分赃比例,随后打开旅行包,然而看到的却是大卸八块的尸体,由此引发出一个《案中案》。

一个上百人的犯罪团伙,先后拐卖了140余名妇女,还对她们进行强奸、轮奸,竭尽摧残蹂躏。这些罪犯是如何得逞的?又是如何落入法网的?请读这篇《宿县大解救》。

贪污3794万元。这起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案件终于露了马脚,一场《蓝天下的追捕》在辽阔的国土上展开……

目 录

前言	
国门惊梦——国家口岸偷渡与反偷渡纪实	(1)
跨世纪戒毒战	(14)
一个禁毒官员的手记	(20)
奸杀少女的变态狂	(24)
劫色的哑巴	(28)
大潮中的沉浮	(30)
被迫卖身的按摩女	(33)
同性恋命案	(35)
宿县大解救——查获特大拐卖妇女犯罪团伙纪实	(37)
追捕“东北虎”	(44)
伪钞！伪钞！！伪钞!!!	(47)
警方向猎枪出示红牌	(55)
案中案	(59)
大漠第一劫案	(65)
蓝天下的追捕	(70)
中国东部——铁路大追捕	(73)
绝密行动	(79)

前 言

阳光、温暖、宁静、安乐,是人们共同的追求与希望。

然而,正如自然界的變化一樣,有陽光,也有烏雲;有光明,也有黑暗。雙方變化消長的大勢雖是明確的,但正如希臘神話所說自從潘朵拉盒子被打開後,瘟疫、邪惡便散布到人間,再也無法全部肅清收回。因此,我們只能以正義的倚天屠龍劍去斬擊邪惡,而不能指望邪惡勢力會自行退却、消亡。

為此,我們特編成這本《正義邪惡大搏殺》,挑選了一年來全國的特案要案,揭示邪惡勢力的凶殘、毒辣、陰險、狡猾,展示人民警察的機智、勇敢、力克邪魔的神威。書中也揭露了犯罪分子的一些慣常作案手段,希望能使人們提高警惕,增加識別犯罪的能力。以人民群众的睿智与胆识,给犯罪分子布下插翅难逃的天罗地网。

编 者

国 门 惊 梦

——国家口岸偷渡与反偷渡纪实

张 春

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耸立着一百六十多座威严的国门。改革开放，使一座座曾经闲关的中华之门豁然洞开，一批批“洋插队”的幸运儿唱着淘金歌从这里走向世界舞台，一股股偷渡暗流此起彼伏日益汹涌地冲击着祖国的神经末梢，血脉终点。

于是，一幕幕荒诞离奇的悲喜剧在这里轮回上演。

于是，一次次违法与护法的较量在这里悄然展开……

绝 人 之 路

当“地球村”在开放的氛围里越变越具有人情味的时候，当“村民”们从“村东”走向“村西”不再是难于上青天的时候，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骚动起罕见的跨越国境的冲动。自费出国象股狂潮以极其迅猛的气势漫过粤、闽、浙、沪转而即向长江以北杀奔而去。似乎一夜之间，一种奢望变成了现实：金钱=护照，护照=出国，出国=发财。数以万计的善良、幼稚而又盲目、疯狂的人们，将家业连同自己的命运押上了自费出国的大赌场，跻身于为护照、签证而角逐的争斗之中。然而，出国并没有给偷渡者带来腰缠万贯、发财致富，而是充满着血泪，充满着悲哀。

1、在凄惶中破碎的劳务梦

1992年1月3日，北京机场。

刚刚跨入新的一年，整个机场依然那么紧张、忙碌。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边防检查站现场值班室忽然来了几位国家边防最高首脑机关的官员，他们是专程来接收国外遣返我出境人员的。

10点30分，机场的上空出现了标有匈牙利国家标志的一架MA—2102飞机。

飞机降落在机场后，30名匈牙利警方和安全人员将51名中国公民押下这架专机，这是北京接受国外遣返我出境人员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57名遣返人员中，有8名盲目外流的福建省福州市郊区农民，他们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当他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不禁想起了去年的11月20日。

这天，北京火车站沉浸在依依惜别的氛围之中。这种送客的气氛形同于当年“上山下乡”，送客者多，几乎都是倾巢出动，旅客的行李多，几乎人人都在背包里备足多日的干粮。但送客的气氛毕竟不同，欢悦笑声淹没了寥寥无几的惆怅和哭泣。无论是送客还是乘客都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毕竟，这种背井离乡，远离亲人不同于去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等待着出国者的将是令人兴奋的经历，等待着送客者的将是无法言喻的期待。

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3次特别快车即将发车，赵某、刘某、何某、李某、肖某等5名福建籍赴匈牙利“打工”的男女在车站不期而遇，他们与与家人分别时，都流露出一种超然的自信。

刘某毫不掩饰地当众与恋人深吻道别：“亲

爱的，等着我！”

赵某掏出付行李超重费余下的100元钱递给妻子，颇有派头地说：“回旅馆不要挤公共汽车了，就叫辆‘的士’吧！”

李某含蓄地对在京给人当保姆的弟妹说：“回去在家里好好读俄语，不会超过3个月的。”

何某擦着眼泪对丈夫说：“每天早晨煮两个鸡蛋吃，不要空着肚子上班。”

唯有肖某没有表白，他颇有风度地挥动着手象是在打招呼，心里在念道：“去你妈的吧，老子远走高飞了。”

列车呼啸着驰向北方，车窗外是梦幻般的景色。是的，美妙的憧憬将变成现实。他们在火车上相互盘算着如何租房，如何打工。肖某交谈时冒出一句：“先找点乐子玩玩”。

几天后，来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们兴奋地走下火车，拘谨地出示证件接受入境检查。匈方检查人员礼貌地接过护照，仔细翻阅着各种附页。赵某瞅见检查人员的脸部表现逐渐严肃起来，反复地检查着他们的各种证件，顿时感到疑惑不安。

“对不起，请几位稍等。”检查人员走进一间办公室，不一会，又神情严肃地走到他们面前，迅速而果断地说：“你们的劳务证明是伪造的，禁止入境。”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

稍通英语的赵某倾刻头皮发麻，吓出一身冷汗。没等他们申辩，匈方检查人员利索地没收了他们5位所持的“劳务证明”等，并在他们的护照上加盖了拒绝入境的签注章。

简直象变戏法，倾刻间一本价值千金的护照变成了一叠废纸，不但使他们的出国期望变成了泡影，还由于等待集中遣返被关进了拘留所。

原来，位于欧洲喀尔巴阡山盆地只有93,031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匈牙利再也承受不住蜂拥而来的外国移民的重压，于10月4日凌晨起采取断然措施，加强对入境人员的各种检查，仅六个小时就阻止1万人入境。

站在匈牙利的国门之前，赵某喃喃自语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难道我们连到这

里干活的权利都没有？”

何某哭泣着：“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肖某愤怒地骂道：“骗子，你们是骗子，这些东西不都盖着你们的印章吗？如果是假的，应该由你们负责，关我们屁事……”

然而任何申辩、哭泣、乞求都无济于事，结果依然被遣送回国，几万元的代价，多少天来的奔波，仅仅是窥视了一下布达佩斯。一场出国劳务梦在凄惶中破碎了。

2、在奔波中幻灭的发财梦

凌晨三点，飞机在纽约机场降落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西装口袋，摸了摸护照。

“出口处”、“王先生”、“举着牌”，丁某将何先生叮嘱的话象念经一样默诵着。

机场的出口处，人声嘈杂。丁某围着出口处连轴转了三圈，也未见到举牌接他的王先生。“谁是王先生呢？王先生在哪里？”丁某像个热锅上的蚂蚁。

出口处的人渐渐散尽。丁某颓然坐在行李上，感到迷茫、恐慌、绝望，脚底窜起一股凉意直透胸腔。

“你是丁先生吗？我见你没有人接，一个人在乱转，我猜想你就是我要接的人了。”随着拗口的普通话传来，丁某看见一个精瘦的老头出现在面前。“是何先生让我来接你的。”

丁某虽对瘦老头的如此接待法很不高兴，可想到还有很多事有求于他，也就暂时将火气按了下去。

“你是否想找份工作，有了工作就可以办定居的。”出租车上，瘦老头试探着摸丁的底。

“找份工作”，这对丁某来说可是梦寐以求的事，千里迢迢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呀，丁某心里想着。他听说国外人办事都要敲竹杠的，你越是心急，被敲的钱也就越多。他装着无所谓的样子。

“我看在何先生的面上，可以替你代办些三个月的居留手续。”那老头对丁的心理早已摸透。“当然罗，代价还是要的。”他讪笑着，“办一次就付2500美金吧，这是市场最低价”。

“什么，代办一次要2500美金？”丁某感到

惊讶。

“我办事你放心，绝对可靠，如你不相信，可以等办完手续后再付线，如何？”丁某无可奈何，只好把护照交给了瘦老头。

可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把丁某安排住进一家小旅馆，那老头拿走护照后，居然不再露面。

可怜丁某住在旅馆，没有身份证不能外出，每天房租费都要当天结帐。眼看手中一点可怜的外汇就要坐吃山空，丁急了，想冒险到外面去闯闯。“当心，外面的警察查到没有证件的外国人，要抓去坐牢的。”只要丁某想出去，服务员就出面阻止他。

苦熬了3天。突然“咚咚”响起了敲门声。丁某懒洋洋地起床开门，没想到朝思暮想的王先生却佇立在门外。丁一阵惊喜，忙将这救命稻草拉进屋里。

“实在对不起，你的护照给弄丢了。”王坐下后劈面的一句话使丁似遭五雷轰顶，两眼发直，双腿发软，几乎晕了过去。“不要急，不要急，但我为了赔偿你的损失，可以低价给你搞一本马来西亚的护照。有了护照你不仅可以在这里打工居住，而且还可以自由进出香港、日本等地，享受免签待遇，现在有许多人都是这样发家的，5500美金给你搞一本。”

事到如今，丁只剩下讨价还价这条路了。

“这样吧，这价格是老板定的不能动。我另给你一张到日本东京、香港地区的联程机票。”价格最终还是按王先生的主意敲定。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王先生带着丁来到一间四周窗户都蒙着黑布帘的房间，鬼鬼祟祟地拿到了一本马来西亚护照。

一拿到护照，丁某即去找工作，然而，奔波了一整天，他才痛苦地发现在这里找份工作比登天还难。

晚上，丁某毫无目的地在街头踟躇。街上，灯红酒绿，一派都市风光；街后，妓院、赌场、满地黑黄场所。他一阵晕眩。

没有人商量，没有人同情，更没有人相助，此刻落入困境中的丁某才想起了家中的亲人。

“儿啊，娘舍不得你出去啊！”白发苍苍的老母在呼唤着。“孩子他爸难道你真狠心不要这个家吗？”老婆抽泣着。想着亲人，丁某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想到了回家……

“回去，那6万元借款怎么还呢？还有脸见人吗？”

“在这里不行，那么到日本去试试”。丁某想起了那张联程机票。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世界上消费城市之一。丁某打定主意去日本闯闯。

然而，到了东京，情况更糟，因日本不允许外国的旅游者打工赚钱，丁某只好晚上外出谋生路。

这是一份人与机器竞赛的累活。丁被安排在流水线末端的包装点上。老板为了赚钱，往往将机器调整到最大限度。流水线上，源源不断的巧克力不停地涌现在丁的面前。只要稍有积压，就会遭到老板通过电子监控的斥责。丁只有绷紧全身的每块肌肉，拚命去干。由于劳累过度，精神高度紧张，丁昏倒在工作台上。势利的老板立即把他辞退了。

丁在日本实在混不下去，又转到香港，他想再找常女士帮帮忙，因为以前随船出国时他曾给常带过大件。岂料又吃了一个闭门羹。

出走赚钱梦整个破碎了。丁万念俱灰，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在香港的街头徘徊着，徘徊着。

“6万元，半个多月花去了6万元，今后叫我怎么活下去啊！”面对维多利亚海湾，丁某喟然长叹。他想到了家中的老母，妻女，想到了借款抵押出去的祖传私房契，想到了潦倒后回国将遭到的种种嘲笑和非议，他感到绝望：也许，大海是我的唯一的归宿了……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啊！”丁在医院急救室里醒来后，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他疯狂地拔掉插在手臂上的输液针头，他撕扯着身上的衣衫，他凶狠地猛捶自己的身体，他想将自己活活打死，以摆脱这无边的痛苦……

他本来是广运公司的一名外派船员，有较高待遇，丰厚的收入，他在美国离船出走，准备去赚大钱，岂不知金钱是许多东西的外壳，却不是里面的果实，它能带来享受，却带不来幸福与

宁静,它能把人带进“天堂”,也能把人推向地狱。

3、在铁窗里惊醒的自由梦

6月20日,夜色如墨。26名偷渡的男女涉着齐膝深的海水,摸黑爬上停泊在那里的机帆船,顿时把狭窄的四只小盒子似的船舱挤得满满的。他们屏住声息,谁也没有说话,借着星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仿佛他们将要在这长不满18米,宽不足4米的“小天地”里创造出会令人意想不到“奇迹”——再过几天,他们将抵达大海彼岸的“蓬莱仙洞”,进入人间的“天堂”,享受“自由之光,民主之神”的沐浴。

“突突突……”柴油机发出沉闷的声响,划破寂静的夜空,他们的心也不禁一震。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船朝着日本长崎方向驶去。

曹永军,这个曾经漂洋过海,靠打工赚了一些钱又返回故土的前上海大场供销社职工,俨然一副总指挥的神气。原来这26人全是他煽动起来的,每个人至少交出1000元钱集资买了这艘20吨位,80马力的破机帆船作为偷渡工具,要再来一次鉴真东渡。

经两天一夜的航行,海上刮起了东北风,平静的海面瞬间出现了狂风恶浪,前舱开始进水。此刻,偷渡者个个象喝醉酒似地头昏目眩、摇摇晃晃、呕吐不止。“黑湖区”劈头盖脸的浪涛把他们推入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之中,几个女偷渡者吓得直哭,张某吓得浑身发抖,嘴里直喊:“啊唷,姆妈!”木船不停地前后颠簸,左右摇晃,他们开始尝到了去“自由天堂”前夕的苦味。有的偷渡者劝曹永军下令返航,曹永军大叫“不许往回开,我们是花钱来搏命的,死也要死在大海里!”

好不容易闯过了“黑湖区”,船在平静的海面上行驶。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前景并不平静。更大的颠簸正在等待着他们。

6月23日上午9时许,机帆船驶入日本海域。就在这时,在他们后方出现了两个黑点,待离近了些,原来是两艘挂着太阳旗的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紧紧跟着这艘机帆船。不一会,一架直升飞机出现在他们上空,不停地喊

话。曹永军一边谎称“中国渔船迷航,请求援助”,一边下令继续开船,日艇见“渔船”不理睬,飞快上前拦截,宣布以“非法入境”罪拘捕。“渔船”上留了三个开船的,其余全部被赶上巡逻艇。24日上午,26名偷渡者被分别关押在一艘大客轮上,逐个接受审讯。福冈移民局准备把这批偷渡者戴铐带走,偷渡者联名提出抗议,定要找中国驻福冈领事馆人员表态。一小时后,中国领事馆人员到场,说明日本法律,大家只好上铐、拍照。这些偷渡者万万没有想到,一进“天堂”的日本国土,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微笑,也不是黄金白银,而是冰凉的手铐。他们的心碎了。

这些偷渡者在日本受到多次审讯,其中大部分人在9月18日押到福冈法院接受审判,经过一一审判,最后被认定违反日本国土入境管理法和难民认定法,或判处拘役8个月,或缓期刑期3年。此时此刻,一些偷渡者终于醒悟了。陈某在法庭上沉痛地说:“我们回去以后再也不做损害国家声誉、影响中日友好的事情,希望能早日回国。”

在首批偷渡人员遣返前夕,中国领事馆人员曾到收容所来看望他们,令他们格外体会到祖国的亲情,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女偷渡者顾某急于遣返,向我驻日使馆写了请愿信,信中写道:“我是一个中国人,现在被日本收容,是一时糊涂跟人偷渡到日本的。我想回到亲人身边,请帮帮我!”这情真意切的心情,凡是炎黄子孙都会理解的。但当初你想了些什么呢?

4、在屈辱中圆寂的风流梦

汪某,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她今年25岁,人也长得漂亮,水汪汪的眼睛含着无限的秋波,樱桃小嘴里吐出的字,比蜜还甜。遗憾的是18岁那年,她失去了贞节后便不知道何为“羞耻”了。被人逼急了,敢在男子汉面前解衣脱裤,未婚男人躲她,已婚男人怕她,人人背后骂她“破鞋”。年龄二十有五,周围的人谁也不敢娶她为妻。

她知道自己坏了名声,在当地混不下去,便

想远走高飞另奔他乡。她跑了湖南跑广西，跑了珠海跑深圳，还分别在拱北和深圳两次偷渡未成，仍不死心，她要到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世界生活。

这不，她又租了一辆出租车，绕来绕去，来到偏僻的第五防区。下车后仔细观察地形地貌，七弯八拐地来到了一个高个子哨兵面前。

汪某装得随便地靠近了哨兵，突然发力往边境那边跑去。哨兵腿长手长，一把将她抓了回来。

汪某跪在哨兵脚下，一阵哀求，仍无济于事，便拿出看家本事。“这样吧，只要你放我过去，我可以把女人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你！”说完，利索地解开衣扣又脱裙子。

哨兵火了：“你真不要脸！为了去香港，竟下流到如此地步，对得起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吗？听着！你赶快穿好衣服回家去，不然，我就把你抓回去。”说完，哨兵闭着眼背过脸去。

“别……别抓……”汪某计上心来，“你退几步好吗？我穿上衣服就走。”

哨兵毕竟只有19岁啊，他信以为真，背着脸向前走了几步。可是回过头来，汪某还是光着上身越过了边境线……

汪某满以为这回可是一步蹬天了，心里又惊又喜，然而，好景不长，她碰上了警察的搜捕，她跑啊、跑啊，跑进了香港黑社会的圈子。

香港的夜，是与别处不同的。这里只有白天没有黑夜。那楼顶的灯火，地上长龙般的车灯，闪烁闪烁的霓虹灯，照得香港如同白昼。谁来到香港城，都会认为这是一座不夜城。

在一家豪华的别墅里，强劲的迪斯科音乐骤起，汪某脱得一丝不挂扭进了舞厅，表演起她那些拿手的“节目”。只见她一会儿前倾，一会儿后仰，左右摇晃，手舞足蹈……而观众却是一个尖嘴猴腮的干瘪老头和他的两名贴身保镖。

自从那天被老头从警察眼皮子底下救走，汪某就一直留在老头子身边。一个多月了，她每天的“工作”都睡了吃，吃了睡，关在房子里等待老头子在她的肉体上玩点新花样。

天天如此，夜夜照样。她实在受不了，换句

话说，对这糟老头子，只想应付，没有丝毫的欲望。

老头子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加倍地虐待她。

她学会反抗了。

舞跳到一半，她推说身体不舒服，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破坏了老板的情绪，他岂能原谅？“起来！想在我面前耍花招，还嫩得很呢！说，哪个地方不舒服？”

“我身上那样东西来了，动不得。”

老头嘿嘿奸笑：“你去骗鬼吧！实话告诉你，你不知不觉间吃了我的药，既来不了月经，也怀不了孩子，只能供人玩乐！”

老头的话，简直是晴天霹雳！把汪某吓呆了。作为女人，如果失去了生育功能，今后怎么做人啊……她发疯地从地上跳起，扑到老头身上，又撕又咬又闹……老头气急败坏，命令保镖：“快把臭女人拖出去，你们有兴趣就玩，没兴趣就打！”

两名保镖应声动手，架起赤裸的汪某就走，紧接着，另一间房里传出汪某的惨叫声……

保镖阿虎年轻力壮，更会玩弄女人。他总把汪关在房子里，逼她服下性药，除供自己玩乐外，还逼她“接待”自己的朋友。那些经常在妓女身上打滚的亲朋好友把各种性病传染给汪某。因此，有多种性病的汪某悲痛欲绝，几次寻死，都因阿虎派人看管严而找不到机会。

昨天，阿虎故技重演，又逼着她服下性药，“接待”他的新朋友。头脑尚还清醒的她乘人不备，一口咬下了那男子一只耳朵，痛得那家伙当场晕死过去。在旁看“戏”的阿虎，命人拿来棍棒，劈头盖脸，把汪某打得咽了气。

汪某，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她想把自己的理想前途放到所谓的“自由世界”，为此演出了一幕生活的悲剧。然而，出国潮卷走的不仅仅是一个汪某，还有许多张某、钱某、董某……即使她们原本是那么安分守己，却也难以抵挡来自多种渠道的诱惑，请不要丧失警惕，因为出国“疯潮”的背后有一群——

害人之魔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评论家邓宁格就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个公式同样适用于一种在任何国家都绝对禁示的“职业”——非法移民,在蔓延大地的瘟疫背后,活跃着一股邪恶势力,他们是制造非法移民的罪魁祸首。那些丧心病狂的引渡分子,或单独做案,或结成团伙,以煽动跨海淘金赚大钱为诱饵,以伪造假护照、假签证、假验讫章为基本手段,组织他人秘密出境,非法闯关,坐收渔利,乃至把一些急于出国发洋财的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潭。这些人内外勾结,相互利用,把金钱当上帝,视法律为儿戏,成为社会的又一大不安定因素。

1、独脚骗子

升某是不知不觉地卷入出国狂潮的,偶尔的悟性,使他变为一个使几十名出国者倾家荡产的魔鬼。

元月的一个晚上,上海城笼罩着隆冬的寒气,升某却沉浸在灼热的憧憬之中,他自己的护照捏在手里,单等拿到日方签证便可启程,薄薄几页的一本护照来之不易啊。为了这本护照,他背水一战变卖了准备结婚用的冰箱、彩电等高档品,掏尽积蓄,还背了近万元的债。但这本护照意味着他将摆脱情场失意的“恼人的秋风”,意味着他将踏上一个遍地黄金的国度。可是近闻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打工做了限制,“人满为患”,留学生在日本挣钱的美景已今非昔比的消息,升某带着一丝忧愁,独自去金谷咖啡厅,在雅坐喝着咖啡。咖啡是苦涩的,但含着一种甜意。他一边独饮,一边掏出护照翻来翻去地欣赏着……

不知不觉中引起一个自称高某的男青年的注意,身边一位漂亮的女郎也殷勤地靠上来,升某瞅见女郎甜甜的媚笑,也就没有拒绝二人的盛意,便海阔天空和这两位陌生的男女侃了起

来,说着说着,升某把话题有意引向了自费出国,并吹嘘自己娘舅是驻日本大使馆二等秘书,日本法务大臣来上海时同他合过影,他办护照时畅通无阻。

高某在一边听得捣蒜似地直点头,还是那女的机灵,抓住时机询问:“朋友路道真粗,肯帮忙办出国哦?”

“这……”原想胡吹一通拉倒的升某一时语塞。

高某见其犹豫便邀请他去了自己家里。

没等升某坐稳,高某迫不及待地:“朋友,不瞒你说。我一直想出国开开洋荤,苦于没有门道。出国所需费用不成问题,最近我一笔生意就赚了4万。”

“现在出国难啦,行情不停地涨。”不知是推辞,还是故意伏笔,升某显出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

“只要办成,价钱无所谓。”高说着,掏出近千元人民币,数也不数地送给他。“一点小意思,你拿着零用。”

不知是漂亮女郎劝他喝下的那杯酒的作用呢,还是这些钱的魅力,升某涨红着脸说:“朋友爽气,我一定尽力帮助!”

高某见出国有望,便有意将勾搭来的女郎让给他。

“我出去谈笔生意,让她陪你一会儿,等我回来再谈。”高转身离去。

升不好意思回绝,端坐在沙发上观看录像。

漂亮的女郎是情场老手,她明白老主顾的用意。“武打片没什么看头,换盘生活片哦?”她软绵绵地撒娇说。

随着录像画面不时闪现的赤裸裸的作爱场面,随着漂亮女郎来越放肆的亲昵挑逗,尚未接触过女性的升某控制不住骚动的春情,顺势将女郎搂在怀中,两人在沙发上滚作一团……

这场艳遇,使他对自身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持护照者,有出国门路者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开始,他念高某让女郎之情,使尽浑身招数替高某办出国护照,获得了高额酬金。逐渐地,

他心底里滋生一种邪气,何不趁此机会大捞一把,何不利用自己持护照的特殊身价骗几个女人玩玩。

升某从此撒开了两张网,捕捞金钱和女人。他逢人便吹自己有办理出国的门路,什么自己是日本混血儿,什么日本前首相的妻子是他的远房亲戚等,越吹越邪,反正不是填写履历表,没人去查真假。但此言四扬,倒是吸引了不少俊男倩女,有主动献钱者,有主动献身者,其目的都是一致的:梦想出国。

升某在等待签证的短短几个月里,沉浸在女色的饱食之中,沉浸在金钱的挥霍之中。许诺、保证,对天发誓是他行骗的唯一资本。

在飞机即将飞往日本的一瞬间,他笑了,笑得那么疯狂,笑得那么任性,即使等待着他是下地狱,他也不会犹豫。

那些醉心于出国的男士在向他热烈地挥手,,那些痴心于出国的倩女在向他动情地飞吻……

飞机飞得无影无踪,他和她们的出国愿望也变成了断线的风筝。

不久,上海市有关部门接到受骗者报案,一个,两个,三个……前后共有 60 多人,指控的诈骗犯就是升某。

2、“高级蛇头”

青田人侨居国外已有 300 余年的历史,时至今日,该县已有华侨 3 万余人,遍及世界五大洲的 54 个国家的地区,其中 85% 以上在经济发达的西欧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县申请出国的公民逐年增加,每年申请出国的人数约为 4448 名,是 1981 年的 12 倍多。尽管有关部门积极为公民出国创造条件,但由于西欧各国的种种限制,目前,全县仍有 5000 余名已领取护照的公民无法出境。出国热的一再升温以及众多华侨的衣锦还乡,对侨乡特别是那些已拿到护照而得不到签证的人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和冲击。正是在这片土地、这种条件下滋生了一个疯狂狡诈的 26 人引渡团伙。有号称“五虎上将”的大老板常驻广州,遥控指挥;有封为

“八大金刚”的中转站长往来于秘密运输线;还有“十三太保”驱使小喽罗,走村串户“跑业务”,他们形成了一条猖獗的引渡“流水线”。

我们把镜头对准“五虎上将”中“老大”——熊某。

从孩提时起,熊某就随着其父的货郎担四处游荡。两分钱一只的牙膏皮,几分钱一把的鸭毛,他都掂量过,要靠这些发家,他嫌太慢了。

直到有一次,他从一个死去的老华侨那里偷了一本新加坡护照,居然在广东倒手赚了几千元,这才令他眼界大开。虽然由于老华侨的家人知道后,告到了公安局,“坑”得他吃了官司,赚的钱全被罚了款,但也刺激他下决心要大干一场。

如果说引渡团伙里都是低层次的畸型儿,那也太“冤枉”他们了,他们之中,可不乏颇有见地的佼佼者,熊某则算得上其中的代表。

他第一步就是甩掉愚昧无知的帽子。他不惜血本,花一千多元钱,陆续买来一大批国内外出版的世界知识、国际旅游、中外关系等书籍,用只有小学程度的浅薄水平,向深奥的移民领域探索。几年以后,他可谓“自学成才”了。知识给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财富,也把他推向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地位。圈子里的人都晓得,熊老板能准确在讲出伯利兹、塞班、贝劳等国家和地区出入境管理情况,更别说到美国、日本、瑞典、荷兰的护照、签证手续该如何办理了。尤其是哪个国家需要哪类劳务人员,他是津津乐道,他能从许多种证章中,挑选中最为管用的那种,命人暗中刻制,随时带在身上。由于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这个“假洋鬼子”比高鼻子“老外”更了解中国行情,又由于他深知“护照签证”四个字的份量,将它们玩得乱转。他记得,仅上次他花 50 万买到手的 25 本已做签证的假护照,被“金刚”带到广州出手就干赚了 60 多万。

随着我国劳务出口的增多,各种国际合作公司相继成立,熊某马上就嗅出了其中的“味道”。于是,他成了某外国公司在闽的总代理,仅从 90 年 11 月到 91 年 8 月,熊及其同伙通过该公司组织了第三批非法劳务,共 111 人,前往赤道

儿内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牟取非法暴利约在二百万元左右。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他自雇保镖打手,久住高级宾馆,承受着人民币、兑换券、美元的亲切沐浴,直到罪行败露,成为阶下之囚。

3. 境外黑手

10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一条消息:上海市公安机关最近破获一起境外与大陆不法分子相勾结,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重大案件。持阿根廷护照入境的台湾黑社会分子林某和上海无业人员王某等案犯已被抓捕。

黑社会组织之众多,始终是台湾治安的恶性肿瘤。几十年来,台湾当局始终没有找出摘除毒瘤的法子,坐看它从地痞流氓小型帮派发端,经过青少年帮派阶段,恶化成为无恶不做的成年帮派。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升温,台湾客商大举涌入大陆之际,台湾黑社会以及不法分子也将一系列违法犯罪的越海勾当搬到了大陆。据了解,这些犯罪内容包括:在大陆发展黑社会组织、走私、贩毒、组织偷渡等,给社会治安带来许多麻烦。有关部门还透露,自从台湾开展“整肃治安”,以及“扫黑运动”之后,岛内相当部分的黑道人物纷纷离台避风,其避风港则以大陆广州、福州、上海等特别是语言习俗相近的发达城市为首选之地。其中更有一批高级的人物,曾被台湾警方列为“十大要犯”之首,“土贤帮”头杨双伍就曾潜伏在厦门活动,林某就是他的贴身保镖。自90年5月以来,林为非法牟取暴利,以在一家宾馆卡拉OK舞厅台湾投资方代理人身份为掩护,多次入境,伙同王某等人,密谋策划,由林某负责操办各种伪造的出境证件,王某等人负责物色急于出国的人,结伙组织他人闯关出境。

91年5月,林通过王某等人物色到急于出国的7个人,即以代办赴泰国出境手续为名义,由王某先后收取7人的“代办费”美金共2万余元。王将1万3千元交给了林,林为了组织这些人出境,先后通过境外人员,为7人伪造了台湾护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8月16日,林为了在伪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旅行证上加盖印鉴,向王某提供了“中华白云边防检查出境”和“中国红桥边防检查入境”验讫章式样,并指使其非法刻制。

王在刻制验讫章时被抓获。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知道大难临头,为逃避罪责,即将王藏匿在其住处的一只密码箱撬开,将伪造的印章和护照等罪证转移,企图蒙混过关,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猎手,林某终于落入了法网。

文章写到这里,人们或许要说,中国有那么多人,跑几个算什么?特别是那些受骗上当尚还不知悔过的当事者,还指责我们的边防部门多管闲事,堵死了他们的发财之路。如果仅仅如此,还则罢了,岂不知这背后有多少——

扰人之忧

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首先引起了涉及国的注意。

美国官方称:中国从陆、海、空非法进入美国,其中3千人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对可能出现的中国非法移民新的高潮甚表忧虑,并予以特别关注。

据外电报道:2千名持伪造证件的中国公民6月1日在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机场被巴警方拘留。据称,这2千人是福建人,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他们经香港、尼泊尔、印度抵达卡拉奇欲转赴美,巴反应强烈。

据印尼官员称:中国与印尼中断关系以来,被抓获的并已经法庭判决的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入境者共1309人,强调非法入境者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双边友好关系。

91年2月至5月,先后有350名福建人在美国洛杉矶机场要求“政治避难”,被美警方拘留。他们通过申请去玻利维亚等国,获取签证后取道香港或东京转乘巴西航空公司班机停洛杉矶时,手持写有“政治避难”的纸条,拒绝登机,有的甚至以自杀相要挟,以图能留在美国,巴西航空公司因此被罚巨款——每载一人罚款2000至3000美元,影响极其恶劣,巴西方面对我非常不满。

在浙江还发现,一些人为达到获取外国居

留权的目的，伙同国内亲属伪造公安机关的拘留、传唤证明等所谓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证据”；一些年轻妇女在外国沦为娼妓，丧失国格人格，在外华侨社会极为反感。

在一些拉美国家，新闻媒介借此机大加渲染，引起强烈反响。委内瑞拉总统雷斯称：“大量中国人涌入危及委的国家安全”。中国的非法移民，不仅仅使有关国家疑虑和不安，还促使他们做出防范：

西欧各国曾联合拒发浙江公民的入境签证；

美国、日本都曾在一定时期内采取拒发福建人签证的措施；

巴西等国明确宣布停止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

阿根廷、墨西哥宣布不允许持普通护照的中国人入境；

泰国曾研究是否枪击非法入境的中国人；

法国曾因此不准我国因公出国人员入境，并扣留我因公护照；

玻利维亚、巴拿马、秘鲁等国也采取或准备采取类似措施。

可见，中国的非法移民，不但引起举世瞩目，还影响了自身正常入出境。据不完全统计，仅 91 年被外国遣返回国的就有 39999 人，可谓作茧自缚。

偷渡“疯”潮，严重危害国家稳定。

一些人为购买出国假证件，负债累累，倾家荡产，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高利贷；因前往国拒发签证，北京、上海曾多次发生申请人围哄外国使、领馆的事件，引起驻华外交人员的恐慌；一些政治上、经济上的犯罪分子，利用非法出国逃避打击，并在海外猖狂反华；一些人用金钱腐蚀拉拢我工作人员，使他们滑向犯罪深渊；一些人为偷渡付出血的代价，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福建东阁农场职工梁世新，携妻带子偷渡去日本，在登船时，由于人多拥挤，又惊慌失措，妻、子、女 3 人同时落水身亡，梁世新竟不顾家人的死活只身登船而去；3 月 9 日，在广东惠东县港口镇炮台山距岸边 20 米处的海边发现一

艘 80 马力的破旧木质机帆船，船舱内的 14 具尸体（9 男 5 女，均为青壮年）。经市、县公安局现场勘查，认定该船为偷渡船，死者均系偷渡者。这些人是两天前被一普宁人带至惠东县港登船企图偷渡去香港的。据生还者讲，他们全部挤在舱内，舱盖被钉死，开船后不少人感到发闷，便大声叫喊，但船主根本听不到，后来就都失去了知觉。

面对出国热一再生温、一浪高过一浪的严峻现实，中国外交部呼吁：为使那些误以为到了外国就能“赚大钱”的人们不再上当，为维护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为不损害我与有关国家的正常关系，非法移民的问题亟待有关部门重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

91 年 8 月份，公安部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制止非法移民活动。会议披露，我国被批准的因私出国人数：80 年为 6.6 万人，86 年为 7.7 万人，88 年为 21.8 万人，获取外国签证实际出国的，也由以前的占批准人数 45% 上升到去年的 63%。尽管如此，尚有许多无法获得前往国签证或没有合法渠道出国的人选择了偷渡这一冒险之路。

“门”神之歌

门神：中国旧俗门上贴的神像，即唐代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画像。相传唐太宗生病，闻听门外有鬼呼号，以告群臣，秦叔宝请与尉迟敬德戎装立门外以伺。太宗准奏，夜果无事；乃令画工图两人形象，悬挂宫门左右。后世沿袭为门神以镇邪。

今天意义上的“门神”，已绝然不是古代的镇邪二将。他们既是守土护国的卫士，又是持剑御敌的尖兵。在他们身上，显示着民族的尊严，体现着共和国的神圣。有了他们，国门显得庄严而不封闭，似乎冷淡但却不乏温热之情。内外在这里沟通；骨内在这里团聚；合作在这里实现，当然，偷渡者也在这里被揭露、被打击。

在形形色色的偷渡案件中，多数还是造假，如假护照、假签证、假出国证明、假出境卡、假验讫章，总之“假”字充斥了入出境的每一个环

节。尽管偷渡者造假有术,但是在边防检查员那双“火眼金睛”面前依然一个个露馅被阻,受到应有的处理,即便是手眼通天的人,在公正无私的“门神”面前也感到回天乏力。

一、91年8月27日,巨大的“金桥”号国际客班轮停靠在山东威海港,它的航线是威海至南朝鲜。

一位中年男子递上“台湾护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时,心里很镇定。检查证件的小伙子看上去很年轻,不会那么细心的。他自认为这次走定了,不觉露出一丝笑容。

这位护照上写着章文平的中年男子,实际叫张沙沙,1951年10月4日出生,高中文化,家住长沙市南区工农桥新村8号,是长沙市某有限公司经理。张在担任经理期间,利用职权,弄虚作假,贪污公款近百万元。在一阵子花天酒地、寻欢做乐之后,他想起了法律的无情。为逃避审查,他于90年6月窜到广州、深圳等地,以做生意为名,化名张沙、张池,长期隐匿在外。一日,在酒店里他结识了泰国移民公司的陈俊(泰国人)。张见陈一掷千金,出手不凡,且打扮得风流倜傥,内心十分羡慕,觉得比自己阔气多了,再加上自己心里有病,更想早日踏上“自由天堂”之路。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刚一提出出国的事,陈俊便一口答应。时间不长,一本“台湾护照”和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到手了,他虽为此付出了24000元人民币的代价,但他觉得值,因为证件上清晰地盖着鲜红的入境验讫章,在别人的眼里,他是台胞,是要受到照顾的。

当在未到威海时,看到停泊在威海港那挂着五颜六色外国旗的轮船,心情十分激动,似乎感到大功告成了。他一面周旋于威海港,一面打听我出境检查情况。这天,他精心选择在“金桥”号客轮快要启航的时机,行色匆匆来到验证大厅,以为这样,边检查人员会粗心些。

验证的检查员只望了他一眼,迅速地翻着证件,又看了看旁边的战友,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怀疑的神情。

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表情显得极为自然,就在这时,检查员发出了令张沙沙凛然一惊

的声音:

“请跟我来一趟”。

“干什么,我是台胞,是回大陆向受水灾的家乡捐资建学校的,你们干吗要阻挡我回台湾?我要去告你们!他嘴硬心虚,尽管表面竭力掩饰,但假的毕竟是假的,那伪造的证件没有瞒过检查员那富有穿透力的眼睛。

“完了,这下可完了。”张沙沙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下瘫坐在地上。

第二天,张沙沙被原单位押回长沙,一场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在91年里,全国边防检查站查获偷渡案1241起2481人次,比90年增加30.8%。就在本稿即将结稿的92年1月9日,昆明站又查获了一家三口同时企图偷渡的案子,而且他们还交待出在汕头尚有一人伺机出境,他们的护照全是花三万多元钱从一个姓翁的香港人手里买来的,1月14日汕头三人也被昆明站查获。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负责对外劳务输出或者国际经济活动的公司犹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从1980年至1990年,我国公司先后与138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签订合同额15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6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种专业、不同技术层次的劳务人员40多万人,可谓效益显著。然而,从1991年开始,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引渡“蛇头”又把黑手伸向了因公出国的劳务大军。他们明里打着国际合作的招牌,暗中却干着偷引渡的勾当。

在北京,有一田某,是汽车队的调度,干瘦精炼,舌头如弹簧一般,他自称其表兄是某国侨领,以其家宅为联络点,让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为其“穿针引线”,寻找手中有钱又想出国的“猎物”。此君物色到“猎物”就领到田家,田某某的那弹簧之舌头立刻就弹出一串“外国遍是黄金”、“花上几千美元投奔自由世界,仅去半年就能翻身的鬼话”。一些人对外界信息十分闭塞,闻者无不为之动心。然后是签字画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田某穿梭于“猎物”与公司之间,短短几个月便腰缠万贯,肥头大耳了,真

可谓“马无夜草不肥!”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这些人常在回国的最后一关“翻船落水”。

1991年8月23日,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架架银燕徐徐降落在她的怀抱。候机大厅里,那些或白、或黄、或黑肤色的国际旅客进进出出,熙熙攘攘。

“各位旅客请注意,飞往曼谷的 MU501 航班就要停止登机了,请没有办理手续的旅客抓紧登机”。

机场内外又一次响起播音员用中、英文播出的甜润声音。

“先生,祝您一路平安!”边防检查验证台前,入出境的旅客一个接一个顺利通过,检查员李军面带微笑,认真而又不失热情地查验着各种各样的护照、签证和其他证明。

这时,验证台那扇半圆形的玻璃窗口,映现出一张显然是经过精心描画的颇具女人魅力的脸,那抽搐的面部肌肉和不平衡的心态透过双眸显示出惊喜参半的神色。

李军从窗口那只抖动的手中接过由安徽省外办颁发的中国因公护照和出国证明,职业的习惯使他抬头看了一眼那张紧贴窗口的脸。当两人目光相对视的瞬间,女人迅即躲过检查员锐利目光的锋芒,脸上顿时掠过一种极不自然的神色。

“请问小姐是哪里人?”

“浙江”。

“出国做什么?”

“学习、考察。”

“学什么专业?”

“嗯——”女人一时语塞。

“考察什么项目?”

“唔——”女人回答不上来。

“派出单位?”

“安徽国际技术合作公司。”

浙江人却要安徽发照,这本来就引起怀疑,那含糊其辞的回答更是漏洞百出。“小姐,请稍候。”

“飞机就要起飞了,请你们快一点好不好?”

时间就是金钱啊!”她显得焦躁不安,却故作镇静地催促。

“看来小姐等得急了,我们会尽快帮你办妥的,不过这需要你的合作”。这时,从边上走来一位中年男子,他从身上摸出证明信说:“我是某某机关的,请您照顾一下。”

“我不管你是哪的,如你们有什么要求,可通过组织,我们只能按规定行事。”中年人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仍不罢休,又凑上去小声说:“我知道,你总在这儿上班,咱们一回生,二回熟,这次就算认识了,中午我请客,就算交个朋友,以后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着呢?”

“是呀,交个朋友嘛!”女旅客在一旁帮腔。

“好吧,你可以过去了,其他8个人呢?”

听到这话,女人顿时心花怒放,忙向旁边一指:“在那里”。

“请他们过来吧,既然一起来,应该一起走,相互有个照应嘛!”

这显然是一起异地办照以公派名义偷渡的案件。看来他们是采取了先探虚实,再谋行止的策略,一旦出现纰漏,其他人好“金蝉脱壳”。

当那些一齐来到验证台后,检查员的脸色严肃起来:“请你们跟我来!”

这时,那个女人呼吸明显加快,眼神也失去了光彩,一行9人垂头丧气地随着检查员走进值班室。

原来,他们的护照是由其中一人的父亲负责与安徽有关单位联系办理的,为此,每人交了数千美金,经核查,安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91年与西班牙长城电脑公司签订了26人劳务输出合同,而长城公司老板赵典品系浙江人氏,他提出要先把国内的几个亲戚派出去这一条件,所以,安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以本公司人员的名义隐瞒真情在省外办为9人办理了出国因公护照并开据了出国证明。这些情况,只是该公司负责人的自我陈述,其中还有什么“猫儿腻”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此案已交给地方公安机关处理。

三、在经国门出境的滚滚人流中,常常隐藏着在国内犯下罪行,试图蒙混出境以逃避打击